



给父亲的一封信

谭文斐

父亲大人：

您好！见信安。

昨夜沈阳惊雷四起，暴雨如注，恰逢毕业20周年聚会，大学的朋友圈里20年前年轻的模样已经模糊不清。我虽身在沈阳，不能参加聚会，但是许多陈年往事，就像倾盆的大雨注入流淌不息的浑河水，激起的不是涟漪，而是许多不能释怀的回忆。

1974年7月8日，您作为术者完成的胃大部切除手术，患者没有完全清醒，误吸窒息死亡；当时遵义市毕节专区医院刘院长出面解决纠纷，被患者家属殴打，全院停止工作三天。

1993年1月16日，您作为术者完成的颅内动脉瘤夹闭术，患者麻醉拔管时呛咳，血压急剧上升，导致动脉瘤再次破裂，患者死在手术台上；当时医院主管副院长命令全院停止手术一天，满城风雨，您一夜之间双鬓斑白。

这两件事您并没有正式和我深谈过。1974年的事情是在我出生之前，但是每次您的大学同学聚会，都会有人不经意地提起，大多数时间他们也是为了回忆您年轻的时候手术技术超群。虽然一毕业就跟随大连医学院南迁，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您28岁就成为优秀的普外科学者完成各类手术；每每提到您28岁就完成胃大部切除术时，我都看到您黯然神伤，在一旁默默地苦笑着。1993年的事情我还记忆犹新，因为这件事情不仅对您的职业生涯产生了

戏剧性的影响，拟好的副院长的任命件被收回了；而且这件事情让我暗下决心，1994年高考，坚决不报医学院。

谁也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。

1999年我本科毕业，分配到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做麻醉医生。2002年我考取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麻醉学专业研究生，毕业留校，从事临床麻醉工作。

2008年5月9日，我做完总住院没有多长时间，作为夜班的领班医生负责所有急诊手术麻醉，责任与风险并存。夜班接班不久，骨科急诊二开手术，颈间盘膨出切开内固定术后出血，压迫气道，同时患者四肢麻木的症状加重，需要紧急探查止血。麻醉诱导后，患者通气困难，脉搏氧饱和度报警的声音由高亢变为低沉，患者的面容由苍白变为青紫，气道压力持续走高，我遇到了麻醉医生职业生涯中最不

Published Online
December 26, 2019
[https://doi.org/10.1016/S0140-6736\(19\)33100-9](https://doi.org/10.1016/S0140-6736(19)33100-9)

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（谭文斐医学博士）

通讯作者：
谭文斐教授，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
winfieldtan@hotmail.com



愿意面对的尴尬境地：患者无法插管，无法通气！眼见心率走低，马上心跳骤停，三个麻醉医生已经启动紧急预案，准备环甲膜切开通气；我仔细检查了一遍麻醉机，发现是通气螺旋管路的问题，改为呼吸球辅助通气后，患者转危为安。手术结束后，在更衣室里，术者黯然神伤，默默地苦笑，像极了您大学同学聚会时的样子；我在一旁默默地流泪，术者看到了安慰我说，不是成功了吗，怎么哭了，我说，没事，想我爸了。

2012年2月15日，我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半年，轮转妇科麻醉。负责麻醉的病人是本院职工的母亲，80岁，诊断是卵巢巨大囊肿，拟行开腹探查术。患者具有常年的冠心病病史，所以当天我的所有注意力都是保证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。老奶奶进手术室后，心脏麻醉的功底提示自己，建立有创动脉监测，很顺利就完成了。老奶奶说，昨天一夜未眠，肚子胀得厉害；看看她巨大的肿瘤，如同六月怀胎，我安慰她，一会儿麻醉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老奶奶还是抱怨肚子胀。我有些不耐烦，示意助手准备麻醉诱导，镇静药物刚刚推注一半，老奶奶突然开始喷射性呕吐。原来，巨大的肿瘤压迫，术前一天的食物全部淤积在胃肠道，常规要求的8小时禁食水时间对她是远远不够的。紧急抢救，反复吸引，气管插管，再次吸引气道；虽然抢救很及时，但是当天老奶奶还是送到重症监护室，恢复了两天，平安出院了。

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可以回到1974年，仔细研究那个胃大部切除患者的病历。虽然您一直强调是返流误吸造成患者死亡，但是从麻醉医生的专业角度，我更怀疑是硬膜外麻醉复合过量的镇静药物造成的患者呼吸抑制，因为1974年县医院里能实施全麻的麻醉医生还是很少的。我还可以回到1993年，当然要带上现在才有的强效阿片类药物瑞芬太尼，掌握好药物剂量，患者带着气管导管可以睁眼睛，握手，而没有呛咳。可能事情就会缓和，看不到您做医生受到的委屈和自责，我可能会欣然报考医学院，因为麻醉技术的进步，会冰释很多我们父子隔阂。

命运的指挥棒始终在我们父子职业舞台上熠熠闪光。

1977年，您下乡到毕节大方县双山区医院做外科医生，每天做完手术，夕阳西下，术后康复的患者陪您在河边聊天喝茶；2016年，我主动申请援疆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民风淳朴，每天手术麻醉结束，我都会到小河边走走，想象着您1977年的样子，耳边是您的教诲，做医生，要解除疾病，造福患者。

最难忘的其实还是1998年5月3日，您在弥留之际，把我叫到身边，对我说，虽然爸爸知道你不愿意做医生，但是，毕业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还是做麻醉医生吧，外科医生离不开麻醉医生，麻醉工作风险高，没有人愿意从事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希望你能勇挑重担。

今年是我从事麻醉工作20年，愿您安息。

儿：文斐敬上

2019年7月24日

竞争利益声明

我声明本人没有竞争利益。

谭文斐为医学博士、教授、主任医师，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副主任、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分会青年委员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纳德里根医学中心麻醉学系访问学者，中组部第八批援疆干部人才。

© 2019 Elsevier 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